

魯彥周文集

LUYANZHOU WENJ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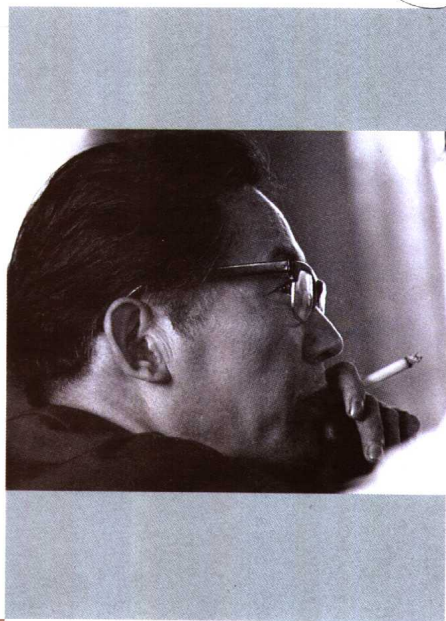
3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LUYANZHOU WENJI

鲁彦周文集

3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摄



1981年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评奖后合影。《天云山传奇》获一等奖。

第一排左起：谌容、叶蔚林、鲁彦周、张光年、周扬、丁玲、冯牧(评委)、张一弓、王蒙；
第二排左起：苏予(评委)、吴强(评委)、江晓天(评委)、陈荒煤(评委)、韦君宜(评委)、冯骥才、孔罗荪(评委)、刘绍棠、从维熙、林呐(评委)、范政浩(评委)；第三排左起：邓友梅、宗璞、温小钰、蒋子龙、汪浙成、朱寨(评委)、张抗抗、孙健忠、路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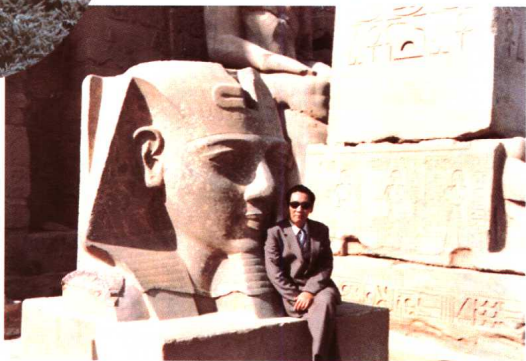


1984年冬在罗马尼亚



1984年冬在瑞士首都伯尔尼

1984年在埃及卢克索



1984年在摩洛哥拉巴特与摩洛哥作家诗人见面

右起第三人为中国作家苏策,第五人为古华,第六人为鲁彦周。



1984年在摩洛哥菲斯古城



1983年在上海会见
日本剧作家同盟主席八
住先生

左第二人为八住先生，
第三人为上海影协秘书长
王世楨，第四人为著名演员
秦怡。



1984年在开罗与埃及作家协会副主席谈话



1984年和古华在埃及金字塔前

1986年访问前苏联，在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家中做客。

中坐者为肖洛霍夫夫人，右第二人为鲁彦周，第三人为马烽，左一为刘真。



1986年在列宁格勒(现圣彼得堡)沙皇冬宫



1985年参加中国电影剧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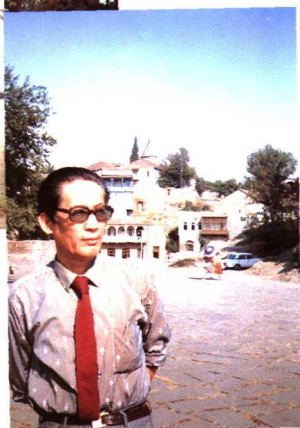


1985年在日本京都周总理诗碑前与日本电影家合影

后排左起为张天民、井手雅人、苏叔阳、新藤兼人，第六人为林杉，第七人为陆小雅，第八人为鲁彦周，第九人为王一民。前排为翻译及日本剧作家们。



1986年在列宁格勒（现圣彼得堡）皇
村花园内



1986年在格鲁吉亚

1986年在格鲁吉亚葛里斯大林博物馆与
斯大林远房侄女合影



目 次

中篇小说卷一

天云山传奇.....	3
呼唤.....	80
清澈如水的眼睛	174
春前草.....	202
苦竹溪 苦竹林	288
山魂	385
逆火.....	469

中篇小说卷一

第三卷

天云山传奇

引 子

心灵上的琴弦，一旦被拨动了，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。

我没有想到，事隔二十年的今天，我这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已经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人，生命中的某一根琴弦忽然被拨响了。我更没有想到，这次触发，竟给我的生活，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。

—

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吃过晚饭，照例拿出从办公室带回的各种申诉材料，细细翻读。最近一个时期，因为中央有了实事求是地纠正错案、冤案的精神，这类申诉材料多得惊人。这对我这个到组织部还不到半年的人来说，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压力。我读着这些沉痛的文字，想到一些同志的悲惨遭遇，心情

总是感到异常沉重。我恨不得一下子就能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掉。但我这种心情在部里却遭到冷淡、窃笑。同志们把我这种心情看成是“不成熟的表现”，是“不熟悉组织工作的新手的急躁病”。而对我嘲笑得最凶的却是我的丈夫，分管组织工作的地委副书记吴遥。他说我有点像刚到医院实习的学生，看到病人多就大惊小怪，一个有经验的大夫，是不会因为病人多就产生这种情绪的。

对这种嘲笑，我内心是反感的，我反唇相讥。我说，也可能正因为我是新手，我才没有学会你们那种麻木不仁的态度。但是，口头的辩论，并不能解决问题，我批的材料，还是被封锁在各人的写字台里。

这天晚上，我的情绪特别不好。外面正下着大雪，雪花无声地落在窗台上、玻璃上，从楼上望去，整个城市已经被白雪覆盖了。因为丈夫到南方养病，女儿又出去复习功课去了，我也就没给屋子生火，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显得特别冷。我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想起办公室里一些人对问题的冷漠态度，又从他们身上，想到我的丈夫。那些人都是我的丈夫一手培养起来的，他们对我的调来，似乎很明白内幕，我不过是我丈夫放在组织部的一个工具，我的意见是无足轻重的，关键还是要看吴遥书记的态度。每当我一想到这里，心里就感到堵得慌。

正当我对着卷宗发愣的时候，有人敲了一下门，我应了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只见一个黑影子站在走道上，正在扑打着身上的雪花。

我急忙问了声：“谁呀？请进来！”

很快，一个年轻的姑娘走了进来。这姑娘叫周瑜贞，是我们地区规划小组的一个技术干部。她今年还不到三十岁，用她自己常用的口头禅来说，是“受了洗礼的一代人”。她是中央某部门一位负责同志的女儿，是不久前才调到我们这个地区工作的。我丈夫吴遥曾是她父亲的下级，我去世的父亲也认识她的父亲，所以

她也就成了我们家的常客，来往像自己家一样。她虽是学技术的，可是却喜欢议论政治。而议论起来又尖锐泼辣、毫无顾忌，有时，把人们都回避的一些问题，也会一下子赤裸裸地端出来，常常弄得对方张口结舌，只好设法岔开她的话题。她对吴遥和我们的工作，也经常挖苦、嘲笑，说我们是“离了本本就是瞎子”，是“冰库里的鱼，又冷又看不见天”。她连我们那空得可怜的书架，也不放过。她非常奇怪：我们的精神食粮那么少，又那么单调，怎么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，决定别人的命运？总之，这是一个有点与众不同的姑娘。

我丈夫吴遥，开始对她是非常热情的，后来，渐渐不喜欢她了，说她自由主义气味太浓，有一种危险的倾向，只是因为她父亲的地位关系，他才在表面上照旧热情地接待她。可我倒是对她很有好感，我喜欢她的坦率，我从她身上，有时也能看到我过去的影子。加上，我和吴遥在一起，并没有多少话好谈，我们生活得很单调、很枯燥。我们的家庭气氛就像这所房子一样，很大，很空，有时还很冷。一种寂寞苍凉的感觉，常常向我袭来，这时，我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像周瑜贞这样的人同我一起，无拘无束地谈谈天。

今天，我也正处在这种情绪之中，所以看到她来了，我很高兴。我帮她脱掉了大衣，让她坐到沙发上。可她呢，跟往常不一样。以前她来了向沙发上一靠，红扑扑的脸上，总有一种嘲讽的笑容，很快她就会找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题目，发表起尖刻的议论来。可今天，她很不同，她在沙发上没坐几秒钟，又跳了起来，她嚷了一句：“这屋子好冷！”又把大衣披上，在房里来回走了几步，转过身，睁着两只大眼，好像第一次看到我似的，上下打量起我来。

我被她这种神情，弄得莫名其妙，我说：“你怎么啦，干嘛这么看我？”

她异样地一笑，摇了摇头。

我更加奇怪了,我问她:“你碰到了什么事吗?”

“我最近出了一趟差,”她说,这才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。她给自己倒了杯水,捧在手上,又坐回到沙发上来补了句:“我是到天云山去的!”

“啊,你到天云山去了?”我惊讶地问,“那里现在怎样了?”

“一言难尽!”她把我也拉到沙发上,又一次瞅了我一眼,说:“你从前不是去过那里吗?”

我点点头。我是去过天云山,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,她怎么知道我去过的?她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她,便神秘地一笑,说:“你知道吗?我这次去天云山,碰到一个怪人,他还有一个也很怪的妻子。”

“什么怪人?”

“我很难分析他。”她说,“也许是个英雄,也许是个叛逆者,或者像你们常用的那个词:屡教不改的什么分子。这得看各人怎么看。”

“哪能这么说?”我说,“是非总有个标准!一个人也总有他的主要方面。”

“标准?”她冷笑了一声说,“究竟什么是标准?你这个组织部长倒给我说说看?‘四人帮’有‘四人帮’的标准,你们有你们的标准。而我呢,我也有我的标准。”

“啊?这么说你和我还有不同的标准?”我笑起来了,“这倒是头回听你说。”

“当然不同!”她提高了嗓门,两条秀丽的眉毛也扬起来了:“恨‘四人帮’,反对‘四人帮’的标准,我们可能是相同的,但在别的方面就很难讲了。”

“你讲具体一点嘛!”

“我一具体,你可能又要害怕了。比如说,这十年主要危害是‘四人帮’,那么再往前推,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?反对了‘四人帮’,固然是英雄。在‘四人帮’出现以前,反对了不良倾向,算不

算是英雄呢？再具体一点吧，他反对的不仅是一般不良倾向，而且涉及到当时错误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你敢不敢在政治上肯定他呢？”

她说到这里，目光炯炯地盯着我，我因为她讲的题目相当大，沉吟了片刻，没有回答。她见我这副样子，胜利地笑了：“我说嘛！你不敢回答了吧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不能回答的！”我不服气地说，“我不过是在考虑，你讲的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按我的标准，”她说，忽然站了起来：“他当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可爱的人！”

“原来你是碰到了你理想中的英雄了！”我嘲笑地说。

“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。”她皱了皱眉，顺手在花盆里摘了朵腊梅，放在鼻子上嗅着，两眼望着窗外的仍旧在大片大片飘落的雪花。我很惊奇，她怎么忽然不讲话了。我站起身来，走到她的身边。我问：

“你怎么啦，小周，为什么不吱声了？”

“我在想那个怪人。”她毫不遮掩地说。

“哦！他是很年轻的人吗？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我说，把一只手加到她的肩上。

“他不年轻了！”她苦笑了一下说，“他也没有什么工作。他和我也不是同时代的人。我是在想，他的同时代的人，为什么会那么冷酷无情地抛弃了他？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？我应该从他的遭遇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，又该怎样从他的生活里吸取我应该学习的东西！”

她这么一说，我更感到惊奇了。她究竟碰到了什么样的人，这个人为什么竟值得她如此为之感叹、敬佩？我着急地问：“你到底碰到了谁呀？”

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。”她说，“你想听听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我就给你讲讲吧！”她把我拉回到沙发上，我们两人坐在一起。

她开始讲了起来——

二

“我这次不是到天云山区去了吗？”她说，“说起天云山，你也是很熟悉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熟悉天云山？”我忍不住问。

“反正我知道呗！”她狡黠地眨眨眼说，“我求你别打断我，等我讲完了，你再提问。”

“好吧，你说。”

“我到天云山的任务，是为我们规划小组，找二十年前的关于天云山的规划书，这是省里急等着要的。这份规划书，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制定出来，二十年后又去找它？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自己也笑了，“你看，我自己倒提问起来，不问这个吧！”

“那天我下了火车，没买到公共汽车的票，一个热情的同路人，看我着急，自告奋勇要去给我想办法。我在马路上等着他，过了一会，他来了，说是有辆运货的马车要回天云镇，他已和赶马车的讲好了，可以带我去。

“我跟着这位热心人，找到了那辆马车。

“马车的一切已经准备停当了，车前坐着一位正在低头整理什么的车把式，他的旁边坐着一个女学生，她用雪亮的眼睛盯了我一眼，要我爬到那麻袋上，那里已经给我准备了能坐能靠的地方。

“那女学生俯身和赶马车的说了句什么，赶马车的点点头，也许看了我一下，也许没看，我也没注意。我把自己弄得舒服些，靠在上面。等我谢了那位热心人，车把式便扬起鞭子，马车向前滚动了，马铃声和蹄声，有节奏地响了起来。